

余光中的香港想象

带着这般严苛的文体要求，余光中于香港这一大陆南陲的国际都会的边地，所谓边地的边地，书写山水之思。

□ 撰稿 | 谈炯程

香港文学史的叙述中素有“沙田文学”的提法，这一发端于沙田一隅的文脉，以台湾诗人余光中为核心。自1974至1985年11年间，余光中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。散文集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就写于这一时期。在序言里，余光中称这部书为他的“第一本纯散文集”，猬集于其中的，大多是一些偏重性灵的抒情文字，即使谈理论，也逃不脱余光中极为浓烈的个人视角。将偏重知性与偏重感性的文字分开出版，是余光中自1979年散文集《分水岭上》问世以来的刻意安排。

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里的文字，因此也多集中在状物、叙事，个中最见功夫的篇什，如《吐露港上》《山缘》《飞鹅山顶》等，可以看作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山水散文。这些内容也正是“沙田文学”与一般意义上的香港文学区分开来的地方。

若是翻开他2016年的诗合集《守夜人》，追索从1958年的《西螺大桥》到2014年的《半途》这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写作历程。可以说，余光中很早就形成了他的声音，这一声音几经调试，在50余年内保持着甜腻而古典的一律性。尽管他反对洛夫式的，以超现实主义为模板的现代主义，余光中依然能够被视为一个诗歌上的现代主义者。因为世界诗歌史上的第一位现代主义者尼加拉瓜诗人鲁文·达里奥，正是透过发掘西班牙古典诗歌中的偏僻韵律，并辅之以拉美本土的文学想象，才创造出了他的所谓“modernismo”（西班牙语：现代主义）。而在散文的畛域内，余光中的艺术追求亦与其做诗时一致，他念兹在兹的，乃是中文作为一门文学语言的纯粹性。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里有一篇《横行的洋文》，



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

余光中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

书讯

《诗人之舌》

此书是奥登的散文精选集，以爱德华·门德尔松整理的六卷本《奥登散文全集》为底本，由国内著名奥登学者蔡海燕精心编译。全书收录了26篇没有被《染匠之手》与《序跋集》这两部作者自编文集收录的经典散文，这些文字此前从未被翻译为中文。它们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奥登的整个创作生涯；在形式上则极为丰富多样，包括了评论、讲稿、序言、随感等。在其中奥登从诗人的角度对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人生等广泛的话题发表了独到见解。这些篇章完整呈现了奥登作为一个伟大的“诗人批评家”的形象。

讲他自学西班牙语时被词性、时态折磨而生的一些抱怨，在与这些西方语言的对比中，余光中找到了他所谓的中文的长处：“阴阳不分，古今同在，众寡通融。”故在著文时，他几乎会像抓蚤子一般抓去文中西化的部分，为名词砍去表示复数的“们”，将路障般的“的”字移开，把波浪似的长句，缩减为礁石般确凿无疑的短句。很长时间内，这便是余光中对中文散文之文体的要求。

带着这般严苛的文体要求，余光中于香港这一大陆南陲的国际都会的边地，所谓边地的边地，书写山水之思。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亦可被视为惯常所见的香港书写的反面。它指向的，确确实实是香港的一方土地：马鞍山、狮子山、飞鹅山与无数如蜻蜓翅膀般细小而剔透的海湾，但它意欲唤起的，却不是香港市民文化里“半山”这一意象所伴生的阶级意识。余光中写山，写的只是纯粹地理意义上、纯粹景观意义上的山。九龙与港岛的城市体验，之于他的“沙田文学”，乃是一种异质的，只可从高处远远眺望的存在。在港期间，余光中有时也会将自己描述为香港作家，由他而生的沙田文学圈，抑或作家也斯所指摘的“余派”，也将自身偏向新古典主义的写法带入香港文学的谱系之中。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异乡人的视角，余光中看到的香港城景，只是《蒙娜丽莎》中那作为肖像之装饰的远方风景。置身香港，如同达·芬奇在那张自画像草稿上仿画，让自身的形象被厚涂的珍贵颜料压过，逐渐幻化成画中人的形象。故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这部纯散文集，可以作为另一种香港想象的例证，确证一次漂泊以及一个诗人的存在。📖